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五目錄

碑

記

喙鳴文集卷五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碑

新作睢寧縣城碑　有題後

睢寧直淮安治西南二百里而近與徐僮取慮隣風氣伉健徃徃多陸梁干紀之夫楚漢間夾睢水而陣唐扼睢陽宋戰符離皆近郊也邑故有城庳陋比者河水溢齧阜陸則郛郭皆復于隍無復迴繚居民益蕩蕩靡保盖三十餘年矣而未之嘗問

莫大夫秉憲淮徐望而喟曰是邑也而無城我乃與其令申子議申子曰念之熟矣邑幸多決漭饒茭茅可刈而陶近山之石可燔而灰葺無所得金耳公慨然曰吾事也乃以贖鍰二百金資吏請于開府尚書大中丞太倉凌公巡按侍御貴溪姚公聽發廩粟千石以餔役者於是令喜身躡躍董勸緩他役簡他費日持籌而會之畚鍤具輿甃堅椎實雉堞櫛起樓櫓四立皆密緻堅善可貽永世自萬曆十一年春經始彌歲而成不妨農收不呼閭

左寂然無聲而部使者冉來已巖立于市外矣于是睢之室家保聚安枕無盜賊憂而令以爲微莫大夫不至此宜勒金石以示方來夫設險守國易固著之城漕城韓凮人詠焉而春秋每城必書城宜重矣不曰宗子維城則人尤重莫大夫從淮徐以來飭起惕積千里之閒桴鼓不驚矻矻乎所謂南國干城者非耶今之睢異乎昔之睢南衛陵寢東翼漕渠城堅矣啻一方之利即國家萬有一分之墉德必將藉之海内之安瀾也猶逆折擾偷爾

清郊虞以無憂其父老子弟何不懷之敢萌令圖茂業可無識乎公名與齊廣以西馬平人辛未進士由倉部郎守東昌為令官勞績多茲不載載其逮雖民者如此申子名其學為不依門下士始受業時目不忤視齒不苟見嚮焉如無為而積六安判至今官以廉平數奏最蓋內約外勤捐私壹意公之効也其籍山東日照人

申子可謂近世循吏矣余與涇陽李公同官吏部嘗問李公申子一貢流而每薦必及雖公總

督淮揚亦薦之豈有異哉李且道且歎姑無暇
他論獨論其為城事一日申子言於開府欲為
城開府姑應之未決無何開府經其縣半就矣
驚曰安得金錢而為之對曰不費官亦不煩民
開府曰何對曰令來時邑故多沮洳茭槁也而
務開無事與厮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
之茭槁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甓以鉅萬計度
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食今賣茭及甓就矣開
府歎息助以米碩千再過之樓櫓具備蓋所得

於上者獨莫少繇鍰二百與中丞米千而人不知所以成也嗟吏若此於天下何有抑申子不獨城初為六安州判官水使者檄築高堰亟成常留治河不之州無何天官擢為他縣令當去而水中丞特請改為睢寧睢寧地久蕪莫耕所以然者耕則吏叢而求積逋焉故莫耕申子捐其逋為履畝賦三年境中土無不耒耜者則又為之立義庄身騎馬詣勸之淮徐流民以睢寧為歸故每薦必及五年得二十餘薦云後來朝

以母老欲解綬余留之擢澤州守此記當余未
聞李公時作今讀之不飾辭顧申子歸功於莫
少叅者何豈其受特知邪不可知矣

勑賜旌忠祠碑代石麓師

隆慶二年御史臣杰言所部保定府故太常少卿
楊繼盛鄉也其吏民為臣請立祠褒死勸生以詔
永禩禮部言　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
淇閣故績有前都御史其奚公羨金如干四倍之
卜地城西庀材鳩工埏埴繩鋸立三楹以居公而

兩亭其傍刻公所為二疏者翼廡重門甓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鑱石為碑以辭屬余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為其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拮据以就其業丁未舉進士授南吏部主事地閒務簡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于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諸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京師方得氣去而咸寧侯鸞驟貴用事柄兵政欲與虜通馬市外為羈虜而內固寵公抗疏論其不可者五大指謂馬市者

和議之別名非國家所以自完而讋狡虜之道也必且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善後說甚具而逆於鸞下公詔獄貶狄道典史無何鸞誅　上即貶所起南户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郎當是時蓋分宜詛公而惡鸞引公之重以自為云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為亂人用者邪且天下苦嵩久矣毋使滋禍即疏嵩大罪十而陛下所為不知者以嵩有大奸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參覈而不浮剴切而

詳白纍纍數萬言幾感悟主上以為非二王莫能
明也凡人莫不嚮其所榮而恩其所知就其所便
而不復其所苦公起顧頷還中朝分宜方自為功
而裁以大義歸身朝廷糜爛箠挺慘於鋸鑿創瘢
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非質忠性義而不可散於
中者邪公疏而用海內即衽席之安朝廷晏如也
而是時也分宜能移主上心問引二王何為復下
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乙卯十月朔竟斬西市
又七歲而分宜免不得良死又五歲今　皇帝奉

遺詔贈太常少卿録其子太學生謚忠愍於是乎祠悲夫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交厚人臣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節官下所以報非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謚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　先皇帝神鞫霆誅兩戮大慭不爽而公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　先皇帝今上咨嗟崇奬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

之所為垂譽長久也所為祠者本發于二疏余表
公大節而略其他為辭以侑神辭曰流旭兮旦開
照靈旂兮驅昏霾輪廻焱兮右黔雷圍元氣兮惠
來
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上彎天弓兮殪
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戟逢于兮與俱行檻宿莽
兮瀟湘闇浮雲兮將暮資菉葹兮紛莽莽山中閒
兮鬼殺我鬼殺我兮我有主皇天無私阿兮女余
輔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遨嬉厲余轡兮上谷滁余
腸兮槃乾渭珠宮兮翬翟寶瓔珞兮枚枚靈來兮不

來不來兮心悲變為牲兮罔兩脯鱠挈貳兮雩為俎彭咸參兮萇弘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下為民正兮終古羌焉窮兮社而稷女

記

敕修琉璃河橋記

國家奠鼎燕京控北戒河山之勝西來諸水蜿蜒而注于南縈廻若帶然去都城三十里為蘆溝河有橋又南七十里為琉璃河古聖水也源出房山龍泉峪澗壑斗絕受胡良挾河諸流而東匯于拒

馬霖潦時集迸湧奔潰瀰漫殆百餘里矣為朝宗
孔道而河當其衝故未有橋也盖不勝濡軌之慮
焉　肅皇帝巳夾狩郢中始出水衡金錢累石梁
七載而成又隄其兩壖各五百丈車馳馬驟如行
康莊　肅皇帝不自有其功而榜曰玄恩咸濟謂
若天錫云頃年以來橋南洞圮者三隄有泐有坼
道中絕人迂折亂流渡　上聞而憫發內帑重修
而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益出
宮中委佐之勑內官監太監何江工部郎中胡瓚

徃肇慶子冬越壬寅春而告訖圯者繕而加固泐者拆者甃而加完又于橋之北創神祠祠前為井濟行道之渴費金錢若干而皆自御府世且永賴官若民不聞也茲役也纘先之緒不佚其光臣謂曰孝軫民之涉不廢其政臣謂曰仁規利之鉅不啚于費臣曰訏謨權事之急不詘于時臣曰遠猶跡微而德博事小而功大　皇上之所以繩武而錫類者可覩萬一矣夫天下事皆有自來莫不積磚成敝積敝成壞壞極而更乃煩費已語有之干

文之隄潰於螻蟻萬木之林焚于鑽燧積漸然也當橋初罅時令有司善為之不過一石一簣之勞何至煩費哉唯忽于一石一簣而幾毀成緒以壓
聖天子之經營故行隄者塞其穴慎火者塗其隙保治者防其微嗚呼豈獨橋然乎哉　上命臣一貫作記臣恭紀歲月以宣揚　休德而垂之來茲復申積微之說願後人無怠斯功也謹記

寧波新建海曙樓記

門上為樓以望曰譙譙都之有譙中四軍而建牙旗

嚴城經略戎事實朝諸岳徵號四境故有挈壺
漏刺罍撥景嚴敂閉警作息之事寧波亦東南
大都會也障百谷之下右馳甌越交廣月嶕無
之壖左杭吳會青徐日域不賓之國海道通遠
舶艫鱗聚蓋戶牖咽喉之地德則象胥不德則戈
矣古有一軍制之在宋曰奉國而樓其南如揮
名額曰明遠亦取譙義竭胡之衰爰有大醜據我
天厭其德樓用從火明興以来守者未遑暇於茲
事宣德間侯黃永始克建稱四明偉觀夫既樓于

泰寧之日矣宜觀我萬曆乙酉又火越明年為我蔡侯之四年而復改稱海曙樓邦人士雄是役而樂觀厥成也謂不可以無碑曰樓之來父老掌故之傳略金石湮滅文字眇闇沈子無讓矣樓直衛南盖今之衛宋之軍而府于衛之左樓居西南衛屏侯也城郭溝池之任在府境中人聚府而請之其父老曰無以抗形示嚴攬蘊風氣其愽士弟子曰無以察象下漏為作息准怠樓之為麗譙也蔡侯及其僚議曰役鉅矣不可以煩民有一焉定海

新榷關關入所以資開府也而開府晏然資幸有餘可請乎於是請以入白金集工以層廩之餘佐故址為兩觀而梁其中則改甃而矗之樓為間五前為複宇左右為翼方各有露臺巨棟肥楹丹艧粉堊地聳勢峻干霄而上門開牖洞沆瀣茹吐高如其址址高二丈有入南北廣五丈有四東西不盈三倍者丈自肇度底告成十閱月而民不知也沈子曰樓之稱海曙也善哉明受天命阬嶇僻隅咸之乎光明窮溟渤所至浮天鑿空而來剏是東

夏朝夕之池衿帶之國長安之日在驪首上者哉而自壬子來鯨鯢蹈揚使我震盪則樓實爲戎府蕭皇震怒爰整大旅然後兩儀剖清濁分民乃築室返耕又廿年而始有今日德厚而慈洽法明而政平吏吾土者大氐惠和潔廉憂勞吾小民故民如朦之始睹幰之始轉日之新出于扶桑湯谷間也而是樓以成顧自今官我者永懷明德除我豐部守窔之憂則樓乃尊安熹皞無幢節貔武之樓東向巨浸長耀其華丹是所爲名海曙哉頎是

役者自開府持議以至於督繩咸有功不可泯是

載于碑陰

重修鄞縣儒學記

古之學多矣卒雹起而飈滅獨夫子不廢豈人力哉黄軒以前神嘗雜揉矣堯舜起而息戰國以來揚墨又横行矣孟子起而息晉唐而後佛老滋蔓延矣有宋諸儒起而息或挽之或推之皆承衛夫子彼百家靡不相夫子而卒夫子仲尼此以明仲尼大矣百家獨釋氏久延單極不能與儒抗斯

明皇帝表章力哉庠序徧天下廩餼諸生羣師儒而教之郡邑長為之帥董以風紀之臣三載而賓興鱗比而進　天子之庭非此塗者不得為顯秩彬彬盛固宜雖然繇此而盛為利祿奔走非以性起即班班皆濂洛關閩吾猶謂之衰而況句剽字獵膚見耳入設難而覆之口張不能射尚謂有儒乎斬其戴仁抱義興先王之行于世難矣哉天下無釋耳有釋儒將折而走何者師友之教不先而儒無以為家也何以明之今拾釋之吐餘猶傾然

心動捨其家珍而途之求曷不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嗟乎澈矣猶然戴峨攝慱琅倉曳翁而游取青紫明庭之上豈不羞先聖辱　明主哉世之齒儒者以賓興為差吾鄞之先稱多儒今益少周侯来思起其故而新學宫以不佞亦鄞儒也屬之碑學宫之旁故佛廬先民取之釋以歸儒也侯猶隘之益市民舍如干楹乃經乃營塈采廟堂更作鄉賢名宦祠復祠文昌齋廡邸舍咸次有方士游其中恢然意廣也不佞頷與諸君子約曰聖朝之所為

貴孔氏者扶綱常立人紀也無為貴詭矣諸君其講肄於斯而服習於閨閫庭闈里巷之間人與父母無間言乃異儒於百家而無負聖朝表章儲育之意與侯今日之心周侯楚之湘潭人名之基癸未進士贊其役者某某咸書以觀將來

新開寶應弘濟河記

淮揚之間有巨浸焉受天長盱眙諸水離而稱之曰邵伯高郵寶應湖云邵伯故無梗高郵有白康敏越河在獨寶應謂之氾光直黃蕩口黃蕩口居

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既淙汩加為西風之衝槐角樓一堤如箕如縷不能獨拒守吏常告憊矣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後行如遭其平揚帆若無偶逢其怒棄柂棧如葉耳蓋陽侯之欲無厭而魚鱉籔鮑如壬午秋並峫亟招者纍纍不可計也故計漕莫如實應急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輒為沮洳與鹽諸邑之萍可食乎故計湖以東亦莫如實應急水部郎中許應逵任夫也是倡越河議中格不行涇陽李公來督許郎

理前語李公曰吾聞是役之不可已也顧無煩主計李公朝鳳陽遭醝使者而問焉吾欲堤寶應而假資於君君醝鍰今十六萬能捐其半相助乎醝使者曰均公也胡為不可於是李公更請資於留儲再往復亦報可廼與部使者偕言 上而陳給事者通州人也習知其鄉水利害為 上縷縷分別之大司空覆請得 俞將筮日鳩工而李公以留司馬遷黃岡王公來載咨載程矢諸大夫宣力不勸自三官廟抵南郭外延袤三十六里而三分

其工許郎暨海防參政舒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參政馮君敏功董其南即舊堤為西而別堤其東杵薪累石實以剛土樹以楡栁廣可行駟馬引水注之舟行其中兩堤又皆築滚水壩三以時疏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道射陽廣洋而入海殺其太過無令留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費鹺鏹暨南司農金各十萬而會稽纖悉贏二萬餘緡矣河成而舟銜艫至若行溝涂昔之

惕號辟易者謼許以嬉又徼寧漕堤以東皆舍塞茭為索綯以業所謂百萬頃者田長老言往不獨苦潦亦苦旱重堤而不敢浥一沟也今食蓄洩之利盡上上壤矣告成　上甚嘉悅賜河名曰弘濟爵賞有差予惟縣官以漕爲命自嘉隆來歲歲言治漕汶濟淮泗河海畚鍤具徧而乃稍息肩蓋水性不可知嘗識之而嘗作之利不無而害時有故旦言其便夕告棄也舉大事決謀難矣謀決矣取資又難資具矣重臣數易在職者遴廬目前任事

則又難今費省而利弘人不勞而効捷是策臣之討定而廟堂之聽審矣諸大夫又家視國私視公駢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為力而無二顧謂盛朝之纓緌非邪故版築如雲無輕蟻礨尺水横流長堤不守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群策不發夫使慮海内者盡諸大夫也何績不成是宜書

李公名世達王公名廷瞻典留儲者魏公名學曾鹺使者蔡公名時鼎部使者馬公名允登給事陳公名大科大司空楊公名兆諸具碑陰

寧波重修大石碶記

鄮邑倚于郡其境中分于江江西田仰溉于它山桃源之泉泉從四明山來最遠故多腴江東田仰溉于横溪錢湖小白諸泉從金峩福泉太白山來源近故多瘠入夏半月不雨農病矣雨三日不休復澇畜洩之時惟藉人力也三面濵江釃為水門以碶名者十餘而最著為雲龍為烏豐為五鄉雲龍南洩烏豐西洩皆入江而五鄉東洩入小港達海最捷波流靡不能為澇故烏豐亦嘗前廢不修

自定海人別碶東岡于五鄉五十里外環游滹灣壅不時下淫霪遞來簸爲巨浸人享其利吾不能無蒙其害至萬曆甲午亟矣民乃相率言于郡縣而畚鍤揚钁排烏豐之隄曰江東大石者而洩之土始獲平江東大石者烏豐之第三第四碶也碶有五此居其要宋淳熙間守陳公塏治之堙今嘉請間守周公希哲曾公鑑又治之復堙江東介民居中跡宛宛在顧痔歲沮洳水不行疏之行矣大石在演武場中地曠力易施而渠陀石陁又止一

洞泰瀕江潮易咽于是守吳公安國與令翁君憲祥採余之言而爰視爰相經始其事白之海憲吳公鴻洙而新之徙基去江千十餘丈倍其洞為三竅築以松鉅石鉤連而甃之梁亘其中空以防盜舟之決橋于其旁便人往來濬河倍寬之為五丈者百有二十丈俾潦有游又慮閘啟宜置守置守宜有以食之賦諸民非久計則視演武場多商地而建菴如干楹召僧居之屣二十畝不稅以給俾疏茹于其間且當兩碶捷費菴以碶設名曰永利

利所沾縣田起甬東一都至三十都凡三十七萬畝不欲多徵畝取鐙銀以兩計者僅四百而太守獨助俸二十令君半之時疏鼻人執役不浮浪一錢故善而亟自海憲太守令君外爲倅馬君復淳判施君朝恩歐陽君爍而司理張君似渠嘗署邑勞居多既張公佐治來代守下車以來輒問增其所未周徐君大紳代倅王君明哲代判劉君國縉代理並裨厥成董役則尉王秉禮耆民戴俊僧能慧余惟水者天下之大利害也過之與不及之皆

害鄕東岡之未碶也人皆言東岡利比碶之又言東岡害有所以除其害而後其利全既三倍大石之洞則烏豐之他涇可無問其利又全此雖一役而計水之平已審蓋時當泰寧諸賢輳合以劭農振業爲惠以協心毗德爲恭痌瘝急人委悉心計舉不再籌任不歧指不煩一胥牒不徵一里旅功告成已而民莫識所由來可記以爲法尚冀後之人之睎此也無廢厥初焉

天井山龍王祠記

郡西南山穹隆若天下者四明也四明之麓盖四達而趍東北者勝是為郡治方道半曰天井神龍宮于其間井有五近人者三可跡而禱祈其二則栖嶄巉與天隣矣其應祈澤槁徃徃著靈異遠不可知信之故牒而嚴祠之自唐來已聞入國家載在祀典歲遣有司致祭云其後有司少懈或使廣文攝既又假民冠帶而攝今年海内大祲斗米銀二錢六月既望復當麗牲之日而郡二龍公視縣事歎享之不誠民之以賴也自往酹焉明日祠銅

盆浦又明日祠金沙徧龍之所在郡人謂之快擧

秋七月旱先是五月旱是爲重氛民嗷嗷罔旦夕矣郡侯張公曁龍公與楊公黎公唐公皆跣足而走望爲壇壝召諸神焦然稽首張公復以繁露從事而身求龍于慈谿龍公再來是山捫蘿上第五井百稽而延佇之有蛇躍入盎中絳紗幕以歸中道視之蛙在其傍而蛇啖之衆讙曰龍得毉矣越三日雨明日雨又明日大雨蛇飛中庭而去年遂大穰民用乂安初侯之禱祠下也曰雨當爲神新

宮而更貌之至是乃命僧德基奉所施錢鳩工既
翼既煥而請沈子志之嗟夫龍之神自古聞矣而
具顯於吾土又具顯于今侯之祈雖民私求于龍
者亦甚衆而龍應祈又甚異往往晝瞕分眕而雨
之不越香水一步或嘲龍不太別白乎夫龍蓋有
謂也帝方乇膏未得請不敢越命然不無軫于民
之荼則姑聽其慶者而私潤之不辭煦煦名此龍
之至仁也易曰見龍在田其是之謂乎至于芳馨
潔蠲精誠上熏九關為闓山川揺旌則騰躍雲衢

而浸漬下土此龍之大行而志得也然則待禱而出使人神之以為名蓋非龍之欲哉在九五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則龍德之盛矣吾病世之尊龍者總其十雨五風之力而區區于暵雩一杯以為功故表之若此使瞻者無期而不肅然張公文奇蘇之長洲人龍公德孚楚之武陵人揚公汝浤楚之彭城人黎公可耕粵之陸川人唐公世尭粵之平樂人揚公黎公時為刑獄唐公為司理

寧波佑聖觀繕修記

佑聖觀在寧城乾隅殿祀玄帝而閣其後祀玉皇始元至治間稱道院我明市舶太監梁瑄葺之改今名嘉隆間住持周元理里人方惠迴等將修之而余太保紫方伯諸焉中書舍人廷椿太保仲子而方伯壻也首捐金三百道士周茂齡善符水工醫術有私田鬻之得金二百周之徒王守純合善信所施而經營之自癸至于辛始落成亦勤矣共金山人鍔來謁余為之記余惟佑聖世所稱真武者也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顓頊黑精之君其神玄

冥水官之臣其蟲介龜其候雉入大水為蜃蜃者
蛟屬也雉者蛇化也故始設教者援神而立之象
載記稱北方七宿惟龜與蛇又或謂北方神獸龜
與蛇交而莊子稱禺彊之神立乎北海疏言禺彊
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靈龜為之使蓋蛇
為火龜為水蛇制龜龜制蛇實應坎離相媾之義
操子午之衡而天一為之本宜為養生家之祖道
書往往稱之我　成祖及　肅皇之世表武當為
太嶽玄嶽而臣視五山獨尊饗之歲時奔走天下

則我郡十萬家人民之香燈于是也固宜矣夫正神者不為小怪司大靈嚮　不幽而最幽者也今昭明發揚白日行天與黝谷闇室玄之又玄者孰非正神也哉而人之事神必自玄始玄則真真則武黃庭經謂毫髮節理皆有神誰能不欺毫髮節理者乎若世之傳真武者吾不能考其自來要之至理豈異于是吾用是以告來者

董孝子廟新修記

寧波府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

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
咸聚鄰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
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卧
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
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王母卒且葬手刃寄以祭
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為
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
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名溪以溪名縣而在鄞者
即故居祠之唐大曆間刺史崔殷修自為記其母

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符間錢億迎歸於廟而請
於朝賜孝子號純德徽君建炎初令林叔豹慶元
間令朱堂咸修其廟我洪武初　勅封為董孝子
之神命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
年守鄭珞修其廟國子祭酒陳敬宗為記令萬曆
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毋處殿偏非禮謀于鄞令周
君之基斥鏹買隣地而節推張君似渠捐俸任之
其後海憲丁公此呂吳公鴻洙守吳公安國倅黄
君鍾會別駕施君朝恩令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

繼成焉一貫爲記記曰昔之祀典嘗濫矣明興
高皇帝秩正百神于吾郡獨祠孝子夫孝常德也
循陔戀闈無他異則莫駭而傳孝子之傳以殺寄
異也曷異焉偉孝子之處寄母善也吾有母人亦
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錫類推恩道不如是
隱忍以瘞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子養
而孝子瘞此所爲孝子重者也然未足以既孝子
報讎之說禮著之節俠名之而王者不載於令急
私忿而藐其公則下無王曲憐人而置不問則上

無王皆瑕德也毆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
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於是有司必以疑
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寧以身易寄死毋傾有司
非輕其上以為不能為吾報不可以報祁之上也
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毋尤善處法其赦我也可
生其祀我也可饗蓋余少而豔孝子事索之漢史
無有時則妄以為漢如孝子者多而史不暇收既
讀張敏傳而悟其繇當是時有人侮辱人父者其
子殺之朝廷貫其死因定其議以為輕侮法而敏

駁之以為開私殺路除其令必以是格孝子不傳不知寄有死罪不止於侮辱孝子殺死罪人與殺侮辱者異非不顧聽之有司而勢不可不為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敏議而於孝子宥且徵無頗刑無濫賞矣余恐後之人有孝子之心而失其中行輕殺人以快其私而卒不免于吏議則謂孝子事不可法否則謂後世無漢吏之厚而不咎其講之不精也故闡之

勅賜于忠肅公忠節祠堂記

我已已之難少保于公有社稷功而不獲死海内悲之　純皇帝始白公冤　敬皇帝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春秋祠杭州逮我　皇上又謂肅愍未足以稱改謚忠肅乃公之鄉後進太常少卿鍾化民輩乞祠之京師詔可賜祠名忠節嗟嗟恩綸載嘉而一則曰忠一則曰忠此以表臣鵠矣夫臣事君以忠童子能誦之而名公曰卿不能者何人臣之忠宜忠其大者不宜忠其小者患在識淺機闇莫適主持利害死生怵于胷浮議在

前禍媒在後自非性貞義不二心孰能忠其大乎
方是時六飛蒙塵　九廟震驚見為遷者十九公
則以為我鑾不遠在靖康之世而以一少司馬主
擁立議卒排盈庭與人心此為國不為身忠之大
大在定國是及虜以得君嘗我陽為講而陰恫愒
為舊君則忠為新君則忠公則以為社稷重君為
輕有宋公子目夷事在南渡安足法謝虜白賴
宗廟之靈國有主矣虜知挾空質無益自引去此
為國不為君忠之大大在堅國謀既而我算勝虜

計追讒人在傍不兩立之形已見公于是乎以戰為守以守為媾以不迎迎以不取取卒使乘輿遄歸日月復明君與國兩無恙忠之大大在復君而定國然定國公志也復君會也直顧國何耳安知君不知君安知身何待箕口簸揚而曰不免哉故雖國安君還而志死得死自其分耳抑又何憾人亦何駭之有若志死而生則公之幸而人不能必於天者也人臣任國必無兩遺而皆可之地為國國耳為身身耳惟忠臣為能深謀國淺計身功不

祁顯就心不祁衆白豈無繆巧鄙不屑爲故力顯而龎周誠合而就多君子曰　裕陵即不還公猶爲忠公即不死其烈猶在人特爲　裕陵還而加功爲公死而加衰非忠其死也凡憫死與嘉忠異死而未爲忠者多矣死豈忠耶予又怪世人好苛論而剟鎦南宮易東宮兩事謂公不能强諍信以爲責備賢者春秋意耶苟南宮之憾不可釋則裕陵必銜之曷爲曰謙忠臣亨輩殺之非朕意苟東宮之憾不可釋則　茂陵必銜之曷爲復其官

優其家遣人致祠固　兩聖人之盛德哉亦公精忠大節與天日昭不斬然而然也夫以　兩聖人之心曾不芥帶而萬世之史評定誰為此者亦多言哉予因祠而及之為忠者勸焉

王氏義庄記　代殷棠川師作

太倉王氏本崑山人巳割崑山支地屬太倉稱太倉王氏王氏父子兩少司馬前少司馬倬自南都歸也謂其子都事愔曰幸食先人餘如宗人何吾視宗人有遡眤自先機宜即崑山我也寧崑山哉

自司諫分水我也自即丘始與瑯琊江東我也吾敢私先人食而坐視先人子借令朝夕糊饘粥不給雖夙夜毖祀先人忍向隅而愾然我邪然吾計之二疏即多金一朝散予盡無留惠矣孰若蘇州義庄都事度父意始捐千畝為義庄庄之約曰人歲予米升如日之數疏者二三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盜者有差無夫不嫁者倍之行之四十年而田益瘠出實不半則後少司馬仔起矣後司馬出入戎行不暇經紀其事且令歲捐米三百石為助

竟伏法於是呼二子世貞世懋可簡去瘠磽益以膏腴為子孫百世計毋使人謂先澤涸九里不得潤二子歸視其瘠三百畝歸都事子而益佐以八百畝不易之地總千五百畝更創庄廣若干畝綽楔其前曰瑯琊義庄祠曰王氏先德中祠即丘始興左偏司諫右偏機宜顏之曰尊始即丘者覽也瑯琊始始興者導也江左始司諫者緇也分水始機宜者文也崐山始後為堂五楹曰錫胤祠兩司馬及都事為義庄始歲召族人祠春秋臨之以尊

而懲勸焉已而燕敦睦也祠左為義學以業王氏子弟給筆札酒食試補勸駕之費右為義倉蓋藏而獘出入皆畫自二君子也殷子曰義庄范氏前未聞也其昉合族之義耶夫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至於賵賻承含皆有亚焉先王之制禮也親以飲食始也夫務合族以為勸則念其所以為家矣視人之饑猶已饑之而況親骨肉之愛乎請循其本今以兩稚子爭摶黍慈母不特捽並私之也故昆弟之所分父母之所無也子孫之

所分祖宗之所兼也其涉彌遠其兼彌博九兼而九族睦百兼而百代通矣今之雄大官享重祿委長物於私橐內子孫而外昆弟勃谿誶語以為常者何限不知過而問者必曰其其之宗人也其大夫之亂也安在其為亢宗稱顯揚乎司馬公蓋不忍念姁姁相哺非久計规長畫貽永澤四君子又引而濬之世德相尋可不謂希焉夫范相繼武姑蘇流聲王氏亦然三嬗五賢古今大義諒茲一揆矣

游泰山記

泰山古稱東岳與泰丘異書謂爲蓬玄三宮空洞之天其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天帝之孫主人官職生死貴賤有神房阿閣金床玉几云前代之封至泰山天齊仁聖帝而本朝直稱東嶽之神正名矣然流俗黷祀亦聽民趨不禁大抵多因仍前代不知所起廟在泰安州城中廟自有城高二丈週三里爲門八而南關者五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西偏曰見大東關曰東華西關曰西

華後闕曰後宰門各有樓而角樓亦四曰巽艮乾坤由岱廟門而入為兩重門殿曰仁安左右鍾鼓樓樓後為齋房殿後為寢宮左右為配寢皆宏侈如王者重門左為三靈祠右為太尉祠祠前別殿曰炳靈曰延禧廟中古松數十蟠結如蓋而炳靈漢栢延禧唐槐特異廟前有亭曰遙參前為門重簷四面十六角有元君像焉禮頂廟者先此故曰遙參泰山之尊神嶽帝也而其奔走天下香火不絕以元君故元君廟曰靈應宮在嶽絕頂本昭

眞觀而本朝　肅皇帝遣工部郎陳策齎萬金益治之部使者時有增彌鉅麗矣神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世稱東嶽女而楚高誨以爲非東嶽女蓋嶽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祥符間詔浚其泉易像以玉石祠之來已久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錬師詩有久事元君住紫微之句可徵也李諤瑶池記謂黃帝建岱嶽觀遣七女雲冠羽衣以迎崐崙眞人玉女蓋七女之一其說如此四方禱祠無之九月至于四月尤盛縣官因筦榷之謂之香

稅亦不知所趣香客來人具銀八分報名于遥參亭委官給单從山後來者玄武門委官給单皆持至碧霞宫委官驗放香客謁碧霞宫有施以大柵閉宫門而聽其自捐無定數每夏冬濟南府會官啟柵金銀珠寶玉石首飾館娃銅錢與香稅並輸藩司旛蓋袍服紗羅諸幣輸濟南府金錢以待有司公費及德魯衡三府郡王之禄幣物以充三司及運司濟南府官屬折俸嘉靖三十七年後輸太倉二萬有奇猶不乏山東國家左輔地大農諸賦

役獨先而藉此以佐六郡之急云其登陟之艱應劭謂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觀抗峰高如浮雲峻如無道徑遙望其人如行杇兀或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人也賴其羊腸逶迤兩從者扶掖前後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初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邐頓地不避燥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其險如此今登陟即勞何至如劭所云違官貴人老夫稚子笄黛者流可輿而往

還何向者之險而今夷也則椎險爲平黐危爲安

拾級而上如梯或左右絙索以輔困憊沿塗賣漿

不乏飲啗如此安得困也余謂此皆元君力何則

宋以前泰山爲天子封禪地緇人羽流不敢擾而

有嶄業未彫行固難也我自　文皇帝却封禪以

來人絕望幸故泰嶽之權寄於玉女而天子封禪

地共于齊民民各得以其意歲脩而月治之如萬

流之赴大壑雖有龍門底柱安得長雄其阻險乎

故曰玉女之功亦國家不汚七十二君編錄之效

也予之往亦輿至險絕奇勝未嘗不步步不能數十武即憊劭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者時有山雖開險體自在又上山可輿下山不可輿如收駿馬于絕坂繫駛艇于夔峽也豈易哉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或云四十八里三百步余謂土人以盡一級為一盤盤復一平約大盤三十中盤倍是小盤又倍是大盤二三十級中盤十級以上小盤十級以下級七寸以此計之泰山可直高

二百丈蛇行屈曲而上可二十餘里顧其難雖四十里無以易矣或言高四千丈者以里計邪予始至公署公署負泰山入門如在其屋上者心易之乃登而知其遠方半山見頂出雲到天門即霏霏霧已屑屑四面雨集一步不可前稍霽强扶而上則剛風霍霍迸時四月十三日寒威大振挾重綿不得溫至夜又雨不休予自嘲曰吾昨易山靈山靈報我如秦時故事又嗟天上清虛廣寒如此凡骨不可住翌昧爽館人請觀日凌風躋日觀觀之

予嘗從招寶山觀日謂泰山當不過是乃頗異焉招寶去海水近平視日出泰山高俯瞰在海底如曰天末皆有涯獨寅卯方為大海無涯闕地而踴朱輪閃閃山顛已辨色而下土猶昏昏也然日行駛彈指而大地辨矣昔人謂為雞鳴為夜半亦甚其言哉日始出時覩有三點若樹然者在輪中過半規輒都滅不知其何以也碑最古者為李斯銘歐陽公止得其四十八字而劉氏以為親到泰山審觀石三面皆有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

西南起以北轉南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在西南稜上劉大觀時人今予所見獨南面七行之半三行臣斯臣去疾御史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此二十八字亦無制曰可三字在後又為後人所破滅矣無字碑石理如細玉摶成面濶三尺旁厚二尺許高可丈五六或言石表者良是謂石函非也磨崖書在東嶽祠後玄宗八分可觀蘇頲刺為俗子鑱滅而加以惡札此其人亦欲與桓司馬所謂萬年者俱

久邪山趾有石經峪石坦平一片大三四畝刻金剛經於其上字八分大如斗蓋唐人所為水發則沒歲月洗蕩而可讀者猶半蓋奇觀云大都嶽以高勝其石以巑岏峒嵝勝傲來居其左方如削筍如棕櫚葉如戈甲千萬捍闢雖樵蘇無跡焉從白雲洞俯視來路如虱緣縫中行袤不能丈諸峰樵徑微白可數如人筋理四布其於州城一蟻聚也汶水橫帶遠視蒼蒼無辨豈游氣掩余目耶或清秋勁冬萬里寂歷可遠到吳門匹練闆耳海內山

可與比高亦不少顧皆迴歷數十百里蜿蜒以上漸而遠地獨泰山拔平地為崔嵬以此賦世且山從崐崙來不知幾萬里而到滄海之涯泰山特起為嶂於東流如端笏垂紳拱揖而迎來者故中原之氣收儲祥毓秀生人物之萬殊泰山其天下捍門乎脉絡之來楊筠松謂從青徐起西遡而上其水皆會汶入漕東南若泗若沂又皆入漕濬發宣尼之祥殆非偶故曳杖之歌明自敘矣而道書謂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非過或言周三千里或言

一千里或言二千里今觀支分脉注蓋三州半而其東北麓注海者不與焉以予所觀而妄意之泰山蟠環不過三百里而從青徐數之以至於泰山何嘗環三千里也余既游將記其風雲物色之異則古今人不少且人各言其感慨欣戚之情近耳何足紀存獨徵其掌故而論之若此俾後之人有考云

重脩延慶寺記

四明人好佛多寺院而延慶最大延慶居城東南

徧四周環水而外食金峨它山婉蜒七八十里之水始于郭周爲保恩院宋興法智師者創之師奇人也鄞金氏名知禮七歲度於興國寺寳雲師受天台智者止觀法止則念念息緣觀則眞眞中的積年累慧探微窮性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以弘其教于江南眞宗聞之遣使者致問而賜紫號爲法智敕建延慶講寺師以其徒愓弛而不精進也結十僧禮懺期三年竟焚其身以作人之勤惟時楊內翰億李都尉遵朂貽書勸止復令李太守夷庚

密護之不獲遂蓋脇不沾席者四十餘年于天聖六年正月五日跏趺化去焚之得舍利無算身所授度者凡若干人散于四方趙清獻公爲之碑初師之營此寺也有僧異聞覺圓爲左右而作誠揩具載教行録中曾太守會來令其子公亮脩謁師夢相公來而後爲魯國宣靖公乃大置田圃安集其徒此寺所爲盛也涉元兵燹惟觀堂巋然在而四牕無擇兩僧爲之興復至我正德嘉靖間僧泰侈甚惟酒肉是議矣公私交逼産廢物散庭宇有

圮壞而諸像為傾者自余之居曰湖也與寺為隣

戒不得擾一物及之京師隆勝圓復來請募脩盖

余子泰鴻導其徒斷葷茹素興禪禮懺如大師之

初而佛教始振積數年而出諸施以經營煥然巍

然庶幾克備費且踰六百金矣紹居士汪士晐以

記請而二僧尚有餘于心不能已已余謂之曰人

以營道心營事奚而非道以營事心營道奚而非

事舍道則無事無事則無道豈有虛至之功我今

能精心止觀詮義脩懺捐身策衆感聖孚儒四十

年不協席如大師者乎內心定而鬼神服奚經營糠粃土苴之難且吾聞之以假脩真無假非真吁嗟乎是在踵至真人之所為耳記之以俟方來

重修石塘大小二碶碑記

方國生民藉衛于土厥土用水說在岐伯氏之養榮也吾鄞由甬江而西沃野二百餘里它山據江之上游以注于會城靈源大啟故西南諸鄉亡不藉榮于它山者顧泰雨橫決泰旱焦洩決不甚虞而洩乃助創於是有保豐諸碶以司蓄瀉石塘介

在西隅距他碶稍隘而為利滋鉅折而東有小碶循碶而下為九里浦以注于江高下斗懸皆鄞土也小碶之内支流蜿蜒有逮于慈者然而碶非慈有矣碶固有限不以石以木盖創始者酌啟閉之宜而定規與碶終始夫寧不知石之貞遠也為蓄易而瀉難利于下流不利于高壤乃處下流者邀我之啟以為蓄而踞高壤者因彼之蓄以妨瀉俾得利而漫有害石之不冝于碶也明甚萬曆乙未小碶崩圮司碶之吏議繩初縣而慈民以其私億

謂不利于巳至鳴于上官前令常熟翁公誠慨斯
事率諸父老繞㵾而揆追維往蹟曰吾為疆吏我
民之弗奠惶恤其隣遂報中丞御史臺暨巡海使
者仍用木於是鄞民雷然頌德趨事若子洊二旬
而大小二㵾畢事既畢事而鄞之民謂自茲以往
水藏安平雖有旱潦無損于秎穖永有石塘之利
矣夫莫非王土何別于慈顧為慈卹不過數頃為
鄞不獨五隅遍于七鄉鄞之藉以朝夕者大半夫
斷指以存頸仁者不為况斷頸以存指乎亘公之

力捍吾圉而樹淵遐之圖也是役也大義布昭黎
志胥定皇皇明賜與碶俱遠盖公為政敦敏肅給
其為民驅除若疢于厥躬必釋而躋之康阜乃憮
茲特其二事事在丙申之秋明年春詔允法從諸
父老謀鑱諸碣以詔後來徵石言于余時余方待
罪　綸扉不果歲丙午　予告歸里里人相率而
前誦公顯伐遂不辭而為記諸大夫及鄉之慕義
率貲来埤者其氏與名具書左方